

珍藏版

这本书是关于我对世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及股力量
相互角力的看法，对眼下的局势及其起因有正确的认识，
是了解未来可能如何发展的先决条件。——李光耀

关于本电子书说明

本人由于一些便利条件，可以帮您提供各种中文电子图书资料，且质量均为清晰的PDF图片格式，方便阅读和携带。文学、法律、计算机、人文、经济、医学、工业、学术等方面的图书，都可以帮您找提供电子版本，500万图书馆资源收藏供你选择。

我的QQ是**859109769** 佳佳e图书（提供完整版）

李光耀观天下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新加坡〕李光耀◎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新加坡〕李光耀◎著

李
光
耀
观
天
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3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光耀观天下/(新加坡)李光耀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301-25751-7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 IV. ①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9304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Lee Kuan Yew"

by Straits Times Press Pte Ltd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1000 Toa Payoh North, News Centre

Singapore 318994

E-mail: stpressbooks@sph.com.sg

© 2013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本书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书 名 李光耀观天下

著作责任者 (新加坡)李光耀 著

策划编辑 耿协峰 王林冲

责任编辑 张盈盈 董郑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751-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社科-北大图书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9.5印张(插页24) 260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他们如何评价这本书

《李光耀观天下》对世界广泛的课题做了独特和坦率的分析，将半个世纪以来其他领袖向李光耀请教的精辟见解展现于前。

——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国务卿（1973—1977年）

李光耀对东北亚乃至世界深具洞察力又锐利的分析，再次证明了为何他被视为我们这一代人中卓越超群的资深政治家。在这个瞬息万变、充满无法预见的挑战的世界，李光耀代表的是理智、明晰和希望的坚定声音。

——李明博，韩国总统（2008—2013年）

李光耀提出了一个尖锐且具说服力的分析，强调美国与中国之间最终必然重新平衡全球影响力所带来的后果。此外，他还明确地揭露了如果欧洲政治家还是无法采取正确行动，欧洲将难免陷入自我边缘化的境地。凭其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李光耀观天下》对21世纪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最宝贵的指引。

——赫尔穆特·施密特，联邦德国总理（1974—1982年）

《李光耀观天下》里的精辟分析源于李光耀多年来作为一位令人尊敬的政治家的经验，以及他在国际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

——中曾根康弘，日本首相（1982—1987年）

对于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我同许多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常听取李光耀明智而且总是坦诚的看法。他不断探索的头脑、敏锐的分析和战略性的视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一支独特的力量。

《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蕴藏的智慧和对人性的洞察，将受未来领导人珍惜。

——乔治·H. W. 布什，美国总统（1989—1993年）

李光耀睿智的观察和建议折射了他在漫长而精彩的人生岁月中所积累的智慧。他尤其重要的见解是关于中国未来与美国平起平坐时，将如何发挥影响和诠释角色。思绪缜密的读者将能从本书的观点中，更清晰地洞悉未来世界的大致格局，相应地进行规划。

——詹姆斯·博尔格，新西兰总理（1990—1997年）

李光耀再次给人们呈现了清晰的思路、流畅的表述、重要思想的深度和常识。一本必读的书！

——乔治·舒尔茨，美国国务卿（1982—1989年）

具有洞察力、深思熟虑、深刻透彻及富有远见。李光耀对这些国家和新加坡未来的评估和分析，是真正的出类拔萃。对那些需要了解世界现状和未来的人，这将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敦达因·再努丁，马来西亚财政部长
（1984—1991年，1999—2001年）

这本书在世界局势非常不确定的时候面世。他所详述的大议题，中东、中国、美国和欧洲，无论在今天还是在他或者我的有生之年，

都充满着困难和挑战。

——卡林顿爵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1984—1988年）

李光耀从不回避问题，而是迎头应对，揭露围绕问题的既定假设，并毫不留情地痛斥不主动解决问题的借口。对于问题，别人会闪烁其词、有所保留，而李光耀则是直言不讳、开门见山。没有其他政治家或评论员能比他更精通于现实政治。

——查尔斯·鲍威尔爵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私人秘书
(1983—1990年)

多年来，我有幸和他对话，并且每次都觉得增长见闻。即使不认同一两个细节，仔细留意他的看法都会让我获益良多。美国人、中国人乃至各国人民都能从《李光耀观天下》的观点中受益。

——约瑟夫·奈博士，《权力的未来》作者，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卓越服务教授

序

在过去 100 年，世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在上世纪 20 年代我还是个孩子时，乘坐牛车从勿洛到爷爷在菜市的橡胶园，两英里的路程需要足足一小时。

更惊人的是今天人们的通讯方式。作为上世纪 30 年代在新加坡的一名学生，我曾经在好多个星期四或星期五，等待从英国航行了五六周才抵达的船只，运来我喜欢阅读的少年期刊。今天，邮寄航空信件仅需几个小时，却没几个人这么做。因为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以光速发送和接收短信和电子邮件，更为便利快速。

我不可能预见所有这些变化，更遑论预知新加坡会如何改变。

50 年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无人知晓，只能说变化的速度很可能比过去 50 年来得快。

假设某些趋势持续，去预测未来 15 年至 20 年可能发生什么事会比较实际。即使如此，这还是充满不确定性。

本书是关于我对世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各股力量相互角力的看法。对眼下的局势及其起因有正确的认识，是了解未来可能如何发展的先决条件。我的观点建立在自己的观察，和过去 50 年参与政事时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的基础上。在这期间，我掌管了新加坡

的外交政策，并会见了许多对处理当时全球问题有第一手经验的关键人物。

美国和中国是在行动和决策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两个主要国家。但新加坡还是必须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如欧洲国家、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中东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我在这本书中写了它们个别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无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为它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在本区域的“巨树”之间穿梭。这一直是我们的方法。若要继续保持如此，我们就必须保持思路敏捷，懂得随机应变。

就新加坡而言，我们的成功故事取决于三大特性：确保这是个让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最安全国家，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以及确保每一代新加坡人能持续成功。

如果没有这三个我们多年来确立的基本因素，我们将失去现有的优势。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投资者，他们在新加坡投资时必须满怀信心。这三个因素保证了他们的投资在未来能持续获得回报。如果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同世界联系，就会面临与世界脱节的风险。

鸣 谢

要是没有《海峡时报》的编辑团队，包括韩福光、卓名扬、朱莱达、蔡美芬和借调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行政官沙希贾古玛的帮助，本书不可能面世。他们提供研究和编辑材料，并与我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本书每个章节都收录了这些采访摘录。

我还要感谢我的特别助理陈康威、新闻秘书杨云英和各个支持机构的员工，他们确保了这本书能顺利及时完成。

目 录

序 / 1

鸣谢 / 1

一、 中国： 一个强大的中央 / 2

 一个强大的中央 / 3

 韬光养晦： 不露锋芒， 保持谦逊 / 16

 新中国： 人民、 社会、 经济 / 36

二、 美国： 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 52

三、 欧洲： 衰退与分歧 / 74

四、 日本、 朝韩和印度 / 100

 日本： 走向平庸 / 101

 朝韩： 偷天换日 / 113

 印度： 受种姓制度羁绊 / 121

五、 东南亚 / 132

 马来西亚： 分道扬镳 / 133

 印度尼西亚： 偏离中央 / 146

 泰国： 苏醒的社会底层 / 157

 越南： 解不开的社会主义思维枷锁 / 164

- 缅甸：将领改变路向 / 169
- 六、新加坡：处在十字路口 / 174
- 政治 / 175
- 人口政策 / 186
- 经济 / 195
- 七、中东：春残无夏 / 204
- 八、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 222
- 九、能源和气候变化：做好最坏的打算 / 242
- 十、个人生活：选择何时而去 / 254
- 十一、老朋友的对话 /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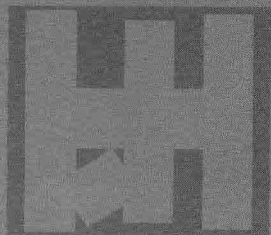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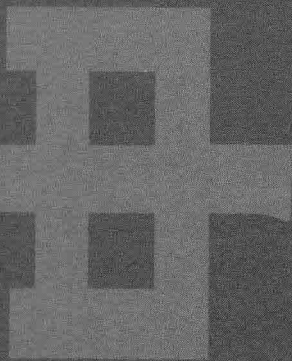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纪念亡妻

柯玉芝



中国

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

中

国在未来二十年内会发展成什么样？你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人民和社会。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 13 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自己的道路。

2011年秋天，广东省乌坎渔村发生了动乱。开发商与地方官员勾结夺走了农民的土地，然后取走了出售这些土地所获得的利益。最初是在9月份，几百名受到侵害的农民举行了相对小规模抗议。到12月份，一名参加抗议的村民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事态随之升级为大规模的反抗。数天内，近两万名村民被鼓动参与。他们将官员赶出村子，设立了路障，用简单的武器武装自己。他们要求归还农田。

虽然中国的媒体被令停止播发任何有关的消息，许多中国人还是能通过互联网和国外媒体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最终，广东省委副书记与抗议者会面，化解了此事。当局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合法的，并将部分土地归还给村民，在抗议初期遭逮捕的村民也获得释放。随后村民举行了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抗议活动的一名主要组织者，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获选为新村长。那些希望看到中国民主改革的人，把乌坎发生的事看作是轰动的事件。

从报道上看到，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常有类似的抗议发生。有些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的政权正在削弱。然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一起事件被允许发展成全国运动。“乌坎事件”已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派了广东省一名省委副书记层次的官员去进行调解，就恢复了秩序。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以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

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这已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抗议者通常采取的策略。他们知道反对中央政权意味着必然灭亡。因此他们宣称忠于中央，同时反对地方官员的罪行。没有人敢于挑战中央，除非他们准备全面出击以掌控整个国家，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政治变革

中国能以一个重要大国再现国际舞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它的经济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其增长速度之快在 4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还可能继续。到 202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名列世界之最。中国人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从毫无生气、不求进取变为崇尚多元爱好和充满理想。

在军事方面，中国将大力发展能展现其实力的技术和能力。现在美国人还能来到离中国海岸只有 12 海里的范围进行观察。最终，中国将能够把美国人推出 12 海里的范围。接着，它会将目标定在把美国人推出其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阻止他们在其东部沿海地区 200 海里的范围内从事间谍活动。

我认为，全球势力均衡正在发生变化。在今后 20 年至 30 年内，中国将希望与强国平起平坐。它毕竟不是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古老强国。我相信，中国的愿望是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随着全国各地出现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也必须变革。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我在有生之年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是，

苏联列宁主义制度培养了一位法律系毕业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竟然断定，那是一个坏制度，应该改革。我不敢断言，这不会在中国重复发生。然而，如果你只是在选择领导人的方式上稍作改良，你将会引起下一代人的抱怨：“看，这是徒劳的，让我们解放它。”没人敢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但是，即使这种事会发生，也不会出现一人一票的制度。将会出现的是一批领导人被另一批领导人所取代。这是缘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相信，强大的中央政权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一人一票制度从未在中国存在过，也绝不会带来一个繁荣的中国。他们将不会尝试这种制度。

在不久的将来，不管有多少“乌坎事件”发生，我都不会看到有任何起义会成功。中国人确实有过农民领导造反或起义的传统，但那是在生活难以忍受的情况下发生的。目前普通人民的生活正在不断改善。他们凭什么需要革命？他们知道，一场革命可以把邓小平使中国开放后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毁了。对年轻的中国人来说，经济前景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生活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中国的国家地位正在加强。我不相信，他们会愿意打破现状。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农村劳动力为数并不很多，而且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渴望能加入城市的中产阶级，改善生活。而中产阶级却急于想进入社会的上层。在他们设法进入新阶层并稳固地位后，就有可能要求更多的透明度，要求在国家治理方面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可能是若干年后的事。总之，目前的制度需要逐渐演变，但还没有到崩溃的边缘。

外界不应低估了中央政府在维持其权力和控制局势方面的意志。掌握情况且超前认知的中央政府密切关注局势，愿意采取先发

制人的行动。互联网、苹果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现代科技的出现，毫无疑问给政府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因为它同时还允许人们互相交流，小群体可汇集成更大群体。但是，政府对这方面的控制丝毫没有减弱。中国政府雇用了一大批人来监查网络通讯空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愿意使用那么多的人力来控制信息的流通。尽管一些网民想方设法越过中国大防火墙，但总的来说当局采取的措施还是奏效的，对网上活动有严格的控制。监查制度使网民很难进行鼓动和组织，安全部门将制止任何企图钻空子的行为。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今后 10 年至 20 年，我们预计中国的政治改革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可能会非常小心地朝着更多参与式的政府发展。一些村子和部分低层次立法机构已实现直接选举，不排除中国会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的可能。但他们将采取试验性的、逐步扩大的方式，避开会带来不可预料结果的自由选举。只要能维持对局势的全面控制，他们会允许进行一些尝试。归根结底，他们还没有面临要进行大胆改革的强大压力或强烈动机。

中国共产党现在热衷于探索党内民主，第十七次党代会比第十六次要开放多了。在部分党内最高职位的候选名单中，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可以确定他们的接班人，但胡锦涛办不到。

党内民主也可以扩大到这个制度的其他方面。可做的一方面是允许经党批准的省市级候选人举行有控制的竞选。先让三四名可靠的人竞选一个重要职位，告诫他们只有赢得民众支持，才有可能被任命。

当然，有些事情是会非常缓慢地改变的，有时变化是很微小

的。我认为，他们不会对国家几乎所有方面放弃全面彻底的控制。腐败、缺乏法制和治理制度可能会继续成为中国体制的特色，这些都是明显的弱点。

腐败在早期是地方性的，但在中国进入市场改革后，由于部长及政府官员的薪水与社会上那些迅速致富的人相比很微薄，腐败现象就快速蔓延。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际关系，什么事也办不成。人们按照对方地位的高低，赠送不同的礼物，以此来发展关系。所有的人都想与职位高的人发展关系。高职位的官员想与更高职位的人建立关系。如果你是我的上司，对我施加过分的压力，我可以设法通过与你的上司拉上关系，这是解决纷争的一种途径。共产党称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中共能控制腐败吗？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此外，做事不太理会法律或治理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在新加坡，我们已接受必须像西方那样，由立法机构决定法律的措辞，再由独立的法院和法官确定这些字句的含义。国会可以批准任何法律，一旦法律获得通过，如果出现分歧，你不可能回到国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只能找法官，他会说：“根据在已被广泛接受的判例基础上确定的文件诠释规则，我向你进行如下解释。”

中国人还没有接受这一观念。同样地，他们也还没有接受签署协议是不可更改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签署一份协议只是长期友谊的开始。作为朋友，你们必须不时地商量，你们之中谁是否多挣了

钱，谁是否需要掏出更多的钱。

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还反映在他们对制度的看法上。在中国，人大于制度。因此，你可以当国家主席，但是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你这个国家主席就大不一样。但在新加坡、英国、欧洲或美国，如果你是总统或总理，军队领导人自动地接受你的命令，因为制度大于人。中国能否像新加坡那样（暂不提美国）确立法律和治理制度呢？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这需要政府和人民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鉴于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中缺乏这些概念，人们不得不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相反地，我看到他们在没有法律和治理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他们的制度，进行各种可能的组合。由于受到这些方面的限制，中国绝对不可能发挥我所说的最大能量，即进入不断稳步发展的理想状态。

中国将发展其制度和体制，但完全是中国式的。不管他们的改革会发展成怎样，有一点不会改变：他们将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发展非常快，但在政治方面的变化却比较缓慢。

答：我认为，你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软弱的中央意味着混乱。在军阀时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行其是。因此，你不太可能看到他们会背离这个原则。

问：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中国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

答：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它已不再是原有字面概念上的共产党了。它是往一个贴着旧标签的旧瓶子里倒入了新酒。

问：但是政治体系仍然照旧。

答：这个政治体系比共产主义更早。中国有个说法：山高皇帝远。我在这里就是皇帝。这种观念已存在上千年了。

问：您是否认为尽管已发生了各种变化，这种现象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答：中央政府现在可以使用直升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手段，以及迅速部署安全部队进行控制。管控的基本心态没有改变。

问：年轻一代怎么样？当他们掌握信息后，是否在改变现状？草根阶层和城市的农民工面对收入不均，是否有可能造反？

答：没有，我完全看不到任何造反会有成功的可能。在广东乌坎发生过这类冲突，党的副书记去化解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安部。

问：这是否是他们能长期执政的秘密？许多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保持对权力的掌控，特别是东欧和苏联。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答：中国不同于东欧。东欧是一部分属于文艺复兴，另一部分属于要求解放、自由思想的国家，那里的每个人都有创造力。中国是中国。如我所说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中央强大了，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软弱，国家将无宁日。

问：这是否表明我们在中东看到的阿拉伯之春近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答：不，我看不到阿拉伯之春与中国有什么关联，这是媒体奇异的创作。当我阅读这些报道时，我说：“这些人对中国简直一无所知。”中国人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决定了政府和人民的思维方式。

问：没有从地方腐败中获利的农民是否希望改变这个制度？

答：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希望加入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未来不能靠起义，那只能更糟。他们寄希望于加入城市人口。

问：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给他们带来希望，使他们有一天能实现加入中产阶级的愿望？

答：我认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存在的。在这个含义上，中国还不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比如英国，我是比较了解的。每一代都产生一批尖端人物。这些人地位上升，互相通婚，成为上层社会。他们的孩子由于基因和教育机会的因素，也处于上层社会。中国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在新加坡，由于迅速发展教育，我们正处于比预想要超前地达到这种境地的危险。人民正在迅速提升。的士司机或小贩的孩子进入了大学，他们互相通婚，然后进入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孩子由于基因加上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上层阶级。每个社会都会发生这种事，但最终会引发很多抱怨。底层的

人会说：“好啊，让我们重新洗牌吧。”这就是共产党革命的缘起。国民党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的精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尚未达到高度分化的社会那种状态。

问：共产党官方理论家现在声称，要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再扩大。您对此种进程怎么看？

答：他们将允许选举，但必须是在他们同意的候选人中选择。这就是党内民主。

问：下一步会怎样？

答：我不知道。我认为不会有自由竞选。中国从未有过自由竞选。你能想象一个中国人会说：“我是吉米·卡特，我是来竞选总统的”？

问：这在台湾发生了。

答：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是个非常小的地方。

问：因此您认为，中国不会实现一人一票，甚至毫无必要吗？

答：是的，我认为不会实现。我可能会看到村级和省级立法机构选举实行一人一票，但是在最高层、中央领导、党的书记及省长都不会实行。

问：如果高层出现了分歧怎么办？

答：领导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怎么会说：让我们抛弃这个制度，让人们来选举，任何人都可以参选并有机会当选。这是违反常规的事。

问：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有兴趣吗？

答：他们对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感兴趣，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主意。但怎么能适应他们的制度呢？

问：我们实行一人一票制。

答：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你呢？看看他们国家的面积有多大。

问：他们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答：他们对我们的基层经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居民委员会、人民协会等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并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我想他们已下令实施了，至于能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已下令与基层保持接触，关照他们。但是，当你与开发商勾结，迫使农民放弃农田供开发用途，也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时，又怎么能同我们的制度相提并论呢？

问：如果国民党仍在大陆执政，是否已实行一人一票制？因为孙中山信奉西方式的民主。

答：不，不，我绝不这样认为。他们在台湾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已缩减到一个小地方，而且他们依靠美国维持生存。他们接受一人一票，是因为美国人不会保护他们去实行独裁制度的。

问：但是台湾现在实行民主制度，香港在几年内将实行普选，这对内地的改革是否会产生更多的压力？中国人是否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尝试台湾和香港同胞实行的制度？

答：他们可能有这种要求，但是他们怎么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有投票权吗？他们准备通过革命推翻政府吗？我认为执政者是不会放权利力的。我认为，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 13 亿人可以通过一人一票选出国家主席。这是行不通的。

问：您为何这样认为？

答：你怎么来游说 13 亿人？

问：只是作个比较，印度人做到了。

答：但是出自不同的原因，结果并不令人惊叹。

韬光养晦

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我是2007年11月访问北京时,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我起先没有提出要见他,我要求见别的人,但他们让我去见他。这有明显意义,他们认为习近平更有优先地位。这是他被提升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后,首次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这显然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他已被确定为接班人。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是“大气”,与之相反的是“小气”,他绝不是胸襟狭隘。他考虑问题很有深度,不愿炫耀才华。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谨。他显得很庄重,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再考虑到他曾受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分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因此我将其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习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核心。他领导一个各

级都能力很强的政府。这可算作官僚制度的长处。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的教育，了解世界，并能说写流利的英语英文。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共产党人了，而是实用主义者，决心要塑造一个富裕发达、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前四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自从我在1976年首次访华后，我总会定期去访问，如有可能每年去一次。从毛到胡，现在是习，我已会见了中国所有的最高级领导人。毛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使中国站了起来。在他的国家经受长达200年的动乱后，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最伟大的。他是一位游击战大师，以灵活的军事行动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他是要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物吗？历史记载了一个悲剧，这个解放中国的人通过“文化大革命”几乎毁了这个国家。如果他还活着，或者他直接的接班人、继承他思想的华国锋继续执政，中国将会走苏联的道路。我只是在毛的事业末期有机会见到他，不是在他的顶峰时期。当时一位女士先将他带有湖南口音的话解释给一名通译员听，再由通译员翻译成英语。我只看到了一位传奇人物的影子。

中国幸亏有了邓小平，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1978年他在访问曼谷和吉隆坡后，来到新加坡。他希望我们一起阻止越南进攻柬埔寨，如果越南进攻柬埔寨，就挫败它。我认为那次访问使他开了眼界。他原本预料将看到三个落后的首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穷国。然而，他看到的三个首都全都超越了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他在新加坡访问了大约四天。当他的专机在机场关闭机舱门

时，我对同僚说：“那些向他介绍情况的人要倒霉了，因为他看到的新加坡跟他们所介绍的完全不同。”给他介绍情况的一定是来自这里的共产党同情者，那是带偏见的介绍。

他在晚宴上向我祝贺，我问他祝贺什么。他说：“你们有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座花园城市。”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补充道：“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随后继续转向另一个话题。那是在1978年。

1992年邓小平南下广东，在著名的“南巡”中，敦促领导层继续改革开放。他说：“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要做得比他们更好。”我对自己说：“噢，他没有忘记我对他说的话。”事实上，他们是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邓在新加坡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通过引进外国资本、管理、技术，能够给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返回中国后说服人民需要向世界开放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去。

我亲眼看到中国戏剧性的变化。实体建设已将基础设施很差、破旧的城市，建成具有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城市。你可以去访问大连、上海、北京、广东或深圳，它们现在可以与香港或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媲美。中国人是伟大的建设者和能工巧匠，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压抑自己这么久以致损害自己的利益。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

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国际领导人。

江泽民是邓小平选拔的接班人。1989年时，他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平息了上海的骚乱。他是将邓倡导的现代化计划视为其目标的一位坚定的领导。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友好。他会大声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他抓住我的手臂说：“你认为美国人对我们是怎么看的？”这当然是在他们与美国人建立良好关系之前。他们现在不需要问我了。

我认为胡锦涛是一位整合者。在他执政期间，也许做了一两项根本性的改变。但是，面临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收入差距扩大等多项挑战，他需要进行整合的问题很多。他给我的印象是沉着、思考缜密。他不张扬，记忆力很强，对面临的所有事物都进行仔细的研究。在他掌权中央后不久，在处理 SARS 危机时最初出现了失误。但是，当他发现这对经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时，就全力以赴处理这个问题，包括从未有过地撤掉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这显示了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坚毅的领导。毕竟胡能成为中央核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曾平息了西藏的叛乱。我认为，在他温和、慈祥的外表下有坚强的个性。

现在很难预言习近平在掌政的10年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中国领导人在上台前绝不会宣布他今后的计划，他们情愿保持低调。中国正处在面临许多国内挑战的关键阶段，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此外，许多方面还取决于他突然遇到的外部突发事件。当你面临未预料到的严峻问题时，再好的计划也会失败。然而，我相信他会沉着应对，不会惊慌失措。他

是有影响力的，我相信他会得到党的支持。他的军方背景也有利于他对军队发挥影响力。

他的外交政策将受到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惊恐。一个强大的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益处，如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正在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的邻国开始对这位已睡醒的巨人采取更为独断的外交政策予以关注。美国也正在感受到，如果不是在全球，肯定也是在亚太地区，其优越地位受到了强烈挑战。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相信中国再三的承诺，即它只寻求和平崛起，绝不称霸。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中国会悄悄地成为强国，悄悄地扩大其影响，不会盛气凌人；另一种看法是他们会炫耀实力，对所有的人进行恫吓。我认为，他们将选择前者，但同时增强实力。邓小平认为，中国在逐步强大时应当保持低姿态。他主张不露锋芒，保持谦逊，即中国人所说的“韬光养晦”。中国人懂得，他们还需要30年至40年和平时期才能赶上世界其他国家。他们已得出结论，如果他们坚持发展方向，避免惹怒现有大国，与所有的人交朋友，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将给他们留出空间，去处理国内问题，继续发展经济。

他们还注意到，必须避免重蹈日本和德国曾走过的老路。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兴起导致他们各自在欧亚争夺权力、影响力和资源。这场竞争引发了20世纪两场可怕的战争，最终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崛起终止。如果中国卷入一场战争，将面临内扰、冲突和动乱的危险，可能再次陷入长期沉沦。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理智的考虑是：“我们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等待这个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为什么要匆忙做出不利于逐步崛起的事呢？”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每次与别国发生争端时都只是让步。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将有更多表达喜恶的自由。如前外长杨洁篪所说，凡是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在亚洲最密切的邻居都已体会到这一点。在2008年，越南把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石油开采权授予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中国海军要该公司离开那里。中国政府也表明，如果这笔交易还要继续，将危及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中国的生意。由于美国海军不在那里，不能帮助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利，该公司只得撤出。

最近，就在2010年，还发生日本扣押了一名中国渔船船长的事件。他的拖网渔船在有争议的东海小岛（中国称“钓鱼岛”）外与日本巡逻艇相撞，日本起初要按日本法律起诉那名船长，但最终屈从于中国强大的压力，决定予以释放。这个事件表明，力量对比格局已发生了多大变化。日本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面积相当于它十倍的中国，而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可以侵略、几乎要占领的中国。日本方面的屈从只是接受了现实。他们明白，他们是在跟一个有组织、纪律严明的中国打交道，不是跟军阀，而是跟一个可以果断地采取行动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因此，这些年来，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人不再消极，他们在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声索权利，并将继续这样做。中国人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加尊重他们的利益。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国，这符合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

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也会失去。

中美之间为争夺这个地区主导地位的竞争早已在进行，还将继续到 21 世纪的后期。到那时，美中关系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9·11 事件”后的几年里，美国陷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国能够悄悄地加强它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与东盟加深关系，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 10 年前建议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东盟国家政府都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以为，中国不愿意通过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将其经济进一步开放。这是中国方面为了与东盟发展强大的经济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行动，从而使东盟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机会，而不是威胁。当时，我对美国贸易代表说，在今后 10 年至 20 年内，如果没有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的经济将会越来越与中国的市场连接在一起，美国将成为我们的第二市场。

在军事方面，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中国的国防预算虽然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的国防预算仍超过中国，呈 6 比 1。这表现在美国较优越的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希望最终将成为如同美国那样的军事强国，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中国人正在尽一切努力追赶。他们正在高端科技方面与美国竞赛，如将人送入太空，发展美国无法击落或拒绝承认的全球定位系统。他们明白如果依赖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将比他们技高一筹。当中国显示能在太空中将自己的卫星击落，并能拦截自己的弹道导弹时，他们向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你吓不倒我，我可以击落你在太平洋上空的导弹。”我们谈的是如同一根针追逐正在飞越太空的另一根针，这可不是弓与箭那样简单的机械活动，这是他

们能力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展示。

我认为，中国迟早会阻止美国在其东部沿海地区的间谍活动。目前，美国能够来到离中国海岸近达 12 海里的海域观察。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其航空母舰如此靠近美国海岸，美国将会无法忍受，他们绝不允许。因此，你可以想象中国人的感受。为了将美国人进一步赶离他们的海岸，他们必须改进远程导弹需要的技术。当你具备了这种技术，隐含威胁显示如果有人靠得很近，你就可以发射导弹，将其航母击沉，或将其飞机击落。目前，中国还做不到。当他们能做到时，飞机将要远离射程之外，美国人不会想碰运气冒险。中国人会说：“这是我的经济区，走开。我不会到你的太平洋海岸，谁给你到这里来的权利？”美国人会说不吗？最终，强权即公理。

因此，在 20 年至 30 年内，双方的力量最终会对等，实现平衡。第一次平衡，中国将把美国人赶出 12 海里的界限，第二次平衡将把他们赶出中国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一旦他们能做到这样，他们就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了。

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先例预言，当一个大国崛起时，现有的超级大国会视为对其优势的威胁，两者之间的军事冲突即使不是说无可避免的，也极有可能发生。就中美而言，我并不赞同他们的看法，这不符合两国的愿望，他们都不想在战场上对抗。两国都有核武库，他们都明白会引发巨大灾难性的后果。再进一步说，不同于美苏间的关系，美国与热衷于信奉市场经济的中国之间的关系，目前不存在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确保继续获得其市场、投资、技术，以及获准进入其大学。美国更没有必要与中国长期为敌。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会继续掌权。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不明白，以后也会明白的。马英九的口号“不统、不独、不武”，即不实现统一，不搞独立，不使用武力。这表明他已多半意识到这一点。关键的说法是不搞独立，因为毫无疑问，台湾一旦宣布“独立”，中国就会以武力收复这个岛屿。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无法阻挡的。事实上，台湾的国际命运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就被确定了。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大元帅蒋介石就台湾回归中国达成了协议。当李登辉当“总统”时，他发起台湾化进程，强调该岛脱离中国。但是这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的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经济将会解决这个问题，逐步和不可阻挡的经济整合将把这两个社会连接在一起。中国将认识到没有使用武力的必要。双方的经济关系在马英九上台后一直在发展，在今后四年内还将继续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八年后，假设民进党上台，要改变政策，台湾的农场主和工业家将会感到痛苦，民进党就会在下届或再下届选举中落选。两岸不断发展的互相依赖关系将会使台湾无法实现“独立”。

问：您对中国发展之快是否感到吃惊？您在1976年对中国第一次访问时，是否已预见到这些变化？

答：没有，也不可能。当时我不知道毛还能延续多长时间。邓小平是在1978年到新加坡来的。他回去后改变了政策，实行开放，引进投资，这使他们向世界开放，他们还到国外访问。但现在他们有苹果手机，虽然一些网站被关闭。事实上，当四川发生地震时，是一个有苹果手机的人发布了这个消息。如果没有苹果手机，这得由中央政府决定何时宣布。因此，科技已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政府处理新情况的方式。

问：您第一次会见习近平是在2007年。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答：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领导人。他经受过磨难，内心坚强。他的父亲被下放，他也是，被下放到农村。他默默地努力工作，在福建省获得提拔。随后，上海市市委书记被发现腐败，他们将习近平从福建调到上海。他在上海获得认可，上调北京。因此，虽然他是幸运的，但也显示他具有能经受考验的毅力。

问：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时正值中国处于过去两个多世纪来最强盛时期。他会更加独断吗？

答：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他感到得意洋洋，而到处耀武扬威。

他是一个能缜密思考的人，懂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是，他将继续邓小平的不露锋芒、保持谦逊的原则，即韬光养晦。

问：习近平等新领导人在哪些方面与您在七八十年代见到的领导人不同？除了人格上的不同，是否还有能反映出中国已发生变化的差别？

答：他们现在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过去是极端贫困和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他们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几乎已经提升到香港的水平，但是那里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0%。我认为，约50%至55%的人口仍在农村落后地区。

问：他们在思维上不再那么僵硬吗？您在回忆录中写道，早期的中国官员照稿念，回答问题很生硬。

答：不，不，他们已经开放了。那时候中央控制得很严，任何人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讲错话，而给自己惹麻烦。现在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地与你交谈。

问：我确信您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他们注意听取您就不同课题表达的观点。您观察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想从您这里听到什么？将他们与上几代领导人作个比较，您怎么看？

答：我对习近平说，再过几年他不用来新加坡向我们学习。我们将去中国向他们学习。他当然不同意。他说，不，不，他对我们的制度感兴趣。他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英国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种结构。我们建立的机构能支撑一个领导人，一个脆弱的领导人，而不至于垮台。当然这种状况不是长期的。

问：他们也很注意听取您对这个地区及美国的看法吗？

答：不是的。由于他们正直接与美国打交道，已不再需要听取我对美国的观点了。对他们有价值的是我们对这个地区的看法，他们对这个地区不了解。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发挥作用，使这个地区对中国崛起不再害怕。

问：您是否关注他们的反应？假如他们真的在这些年内增强了实力，最终您不得不和一个更难应对、更加独断及更具优势的中国打交道。

答：你必须接受他们在这个地区是老大的事实。他们在太平洋地区不是最大的，因为美国总会在那里制衡他们。但是他们会逐步让美国离开沿海地区。那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变化。

问：这将会使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更加不安吗？

答：新加坡不会比别的国家更担心。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也许要5年、20年或30年。但他们会成为太平洋西岸占据优势的国家。

问：这是新加坡将要经历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未来。

答：不，不一定。对越南来说更为复杂。我们与中国没有利益冲突。越南已对有望发现天然气和石油的海域提出声索。我们与中国没有这类的相互声索。

问：奥巴马总统正对这个地区作出新的承诺，被称为“奥巴马的太平洋轴心”。我们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在一艘航母前演讲。这确实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承诺吗？

答：不，不，不，不存在长期承诺这样的事。这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他希望能持久，但并不意味着将无限期延续，因为势力格局会变化。他们位于远离这里八九千英里的太平洋的另一侧。跨越这么长距离，利用日本作为基地来发挥影响力，可不比你越过自己的海域和专属经济区，在你所在的地区发挥影响力那么容易。

问：因此，中国打算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

答：是的，当然是。

问：美国凭什么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答：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它们花多少在国防开支以及太平洋被它们列入多重要的地位上。二是中国增强其实力的速度。

问：因此，根据您对这两点的评估……

答：我认为，双方的力量对比在20年至30年内将持平。

问：在20年至30年内，双方力量持平后又会怎样？

答：我们自己必须作出调整，你得开始适应他们。他们将是太平洋这一侧在面积和实力上可以超过美国、离我们最近的邻国。美国必须越过数千英里发挥其影响力，而中国仅需数百英里。美国因素将始终存在，不会消失。美国不会放弃在太平洋这部分地区的影响。它与日本、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结盟。因此局势将逐步发生不可避免的改变，但还不至于将美国赶出这个地区。

问：观察这两三年来的南中国海争端，您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将会如何应对吗？

答：那里涉及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根据一些文件的画线认为，这是他们的领土，中国对这些沙洲和小岛拥有主权。

他们期待下面有石油、天然气。我认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路线。最终这个问题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得以妥善处理，因为这是唯一不需要任何一方退让的方法。因此，每个岛屿、每个小沙洲都将依据离哪一方距离最近来决定声索权。但是他们已表示要通过双边谈判，而不是将东盟作为一方来集体谈判解决。

问：那是东盟的希望，以集体解决。

答：东盟希望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通过早日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守则，集体应对紧张态势。

问：但东盟的设想会实现吗？最终是双边还是集体解决？

答：我想是双边。我认为，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或新加坡都不会带领东盟卷入这场争端。何必呢？

问：美国人呢？

答：美国人早已卷入了，但只是在外交上。他们是否会在军事上卷入，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对此存疑。对他们来说，没有兴趣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发挥影响力。他们为何要为了越南和菲律宾的利益与中国交战？

问：今后美国政府如果有一个更加鹰派的总统，是否有可能

断定，他们宜早不宜迟地摊牌？

答：不会的。可能会有一个鹰派的总统，但是军方司令官会告诉他，在多大程度上他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权力，如果他确定要伸张自己的势力，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将要为更多的国防开支投入多少资金。

问：在美中之间，另一个可能产生问题的爆发点是台湾。目前情况进展很好，经济整合和旅游增加了。这种相互关联导致他们靠得更紧密。然而，统一的最终时间表似乎已被推迟到不太明确的将来。

答：中国人并不在乎。他们可以无休止地等待，他们有的是时间。与此同时，台湾为了经济发展，与中国的互相依存越来越强。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越长，一旦台湾政府要改变或逆转政策，他们的痛苦也就越深。

问：但在台湾当地的调查显示，支持“独立”的人比要统一的人更多。

答：（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是一名台湾人，你是希望“独立”，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能按你的想法确定吗？南部的台湾人绝对不希望与中国融合，他们将始终是这样。但是他们的观点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吗？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

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问：金正日去世使亚洲的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任何变化了吗？

答：没有，我认为没有。中国不愿意让朝鲜被韩国吞并，这将会使韩国和美国的军队逼近鸭绿江。中国认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将尽力维持现状。

问：中国对朝鲜还有多少影响？

答：朝鲜能够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他们处理经济的方式时而造成朝鲜人几乎处于饥饿状态，中国向他们提供了食品和救助。

问：您认为这种状况会延续二三十年吗？是否存在朝鲜发生内爆的危险？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内爆？当它一度几乎处于饥饿时，中国提供了粮食，世界也提供了援助。

问：如果鼓励朝鲜如同邓小平在中国做的那样开放经济，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答：他们曾安排金正日去上海等地，向他展示不用失去控制也可以改善经济，但是什么效果都没有。有一种推测，在新的领导下，朝鲜政权可能实行经济改革。年轻的金正恩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走这条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问：您曾说过，美国最终将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分享优势地位。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答：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和美国的想法多加关注，或者对中国的关注更甚于对美国。日本和韩国早已在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投资，同时又同美国保持安全关系。这种情况能延续多久？当你越来越多地参与在中国的投资，鉴于中国可以控制你的企业，强行下达命令，你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怎么能阻止中国使用经济力量呢？

问：与美国人打交道同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不同的。由于美国在这里是主导力量，我们不得不与美国交往。

答：我们发现，美国人多少还比较仁慈，他们不会逼迫你。他们确实希望大家都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们绝对不会迫使你接受。中国人不在乎你实行民主还是专制，他们只是希望你顺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政府模式能给你带来福音，让你接受。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问：我们有一天会给中国海军提供一个后勤中心或其他形式的基地吗？

答：我不能这么说。这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发生。我认为，第一步将是为这两国的海军提供后勤中心，而不是只为一国。千万不要在它们之间做选择。

问：您认为新加坡不在它们之间做选择的立场能保持多久？

答：我不好说。这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和它们发挥影响力的能力等。

问：您与美国人打交道，已经与亨利·基辛格等人建立了某种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中国人交往时，新加坡的部长们能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如同您已享有的那么良好的个人关系吗？

答：就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取想法。但是，一旦他们处于领先地位，就不再需要我们了，关系也会变化。然而我认为，因为在苏州工业园区等方面获得了我们的帮助，他们仍留存某种人情待还的感觉。我们留下了良好的信誉。

问：1976年你访问北京时见到了华国锋总理，他想给您一本有关中印战争的书。该书带有偏见，是中国的观点，您

不顾冒犯他们的风险，拒绝接受。您解释说，书中有些敏感之处，新加坡居住着一些印度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毫无疑问，您再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这样做的。但是中国现在强大多了。如果新加坡一名年轻的部长遇到这种事，您也会建议他拒绝接受那本书吗？

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这取决于他的性格。但即使他接受了，我想，他也不会非常信服地读那本书。那是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已从多种渠道获得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问：但是中国现在强大多了，年轻的部长能有勇气敢于冒犯中国人吗？

答：假如你接受了那本书，就会改变你的想法吗？就我而言，我已看了这本书的不少部分，我告诉他：“这不会使我改变看法。”但是，他们面临的中国已不同了。年轻部长需要确定如何处理好他们与中国人的相互关系。如果你使他们产生反感，下次他们就不会再让你去了。